

「一把青」裡對比技巧的運用

——「台北人」研析之三

子陽歐

「臺北人」的主題，既然是今昔之比，我們不難想像，作者白先勇必大量運用「對比」的技巧。但「臺北人」裏，有關於一技巧的運用，沒有一篇如「一把青」那樣明顯，那樣直接，那樣透徹。

「一把青」裏對比技巧的運用，幾乎遍及構成一篇小說的每個因素。現在，我擬就「一把青」裏人物、背景、佈設、情節、結構、敘述觀點等方面，探討白先勇如何利用對比與對照，以襯托方式表達出「今非昔比」的中心旨意。

「一把青」的故事，主要是寫一個名叫朱青的女人，少女時期在南京，與一年輕飛行員郭軫戀愛，但結婚沒幾天，共匪開始作亂，郭軫隨着空軍隊伍被調

離南京，不久便出事身亡。經過這番慘痛的生離死別，來臺之後的朱青，簡直判若兩人，心已死去，乃抱玩世態度過日子，再也沒有什麼事能夠傷她的了。

爲了襯現朱青的改變，白先勇在描繪前後的朱青之外貌言行時，用了許多強烈的對比。過去的朱青，「來做客還穿着一身半新舊直統子的藍布長衫，襟上掖了一塊白綢子手絹兒。頭髮也沒有燙，抵得整整齊齊的垂在耳後。腳上穿了一雙帶絆的黑皮鞋，一雙白色的短統襪子倒是乾乾淨淨的」。現在的朱青，却是「一個衣着分外妖嬈的女人」，「穿了一身透明紫紗洒金片的旗袍，……一扭，全身的金銷片便閃閃發光起來」。她有「一頭蓬得像隻大鳥窩似的頭髮」，脚

上「一雙高跟鞋足有三寸高」。僅憑外表打扮，過去的朱青，給我們的印象，是自然，純潔，樸素，拘謹。現在的朱青，是矯作，世俗，華麗，浪蕩。

朱青的長相、表情與性格，亦前後大異：在南京時，她是「一個十八、九歲頗為單瘦的黃花閨女」，「身段還未出挑得週全，略略扁平，面皮還冷着青白」。她的「眉眼間却繃着一脈令人見之忘俗的水秀」，真正是一個靈透的女孩。（也許就因靈性太重，肉性不得發展，她才那樣單瘦、青白吧？）見了人，她「一逡半低着頭，靦靦腆腆，很有一股教人疼憐的怯態」。人家和她說話，「她都不大答得上腔來，一味含糊的應着」。

但十五、廿年後在臺灣，失去靈性的朱青，肉身却發達起來：「腰身竟變得異常豐圓起來，皮色也細緻多了，臉上畫得十分入時，本來生就一雙水盈盈的眼睛……露着許多風情似的」。她再也「沒有半點兒羞態」，居然有了「白光那股懶洋洋的浪蕩勁兒」。在舞臺上踏着倫巴舞步，「顛顛倒倒，扭得頗為孟浪」；在自己家請客打牌，與幾個空軍小夥子打情罵俏，滿口風話。過去的朱青，在感情中度日，異常敏感

，多憂多愁。現在的朱青，麻木不仁，遊戲人間，耽溺於聲色之樂，因而總是哼流行歌，總是「笑吟吟」，「吃吃的笑着」，「笑得彎了腰」。她開口說話，多半都是帶着笑的。

朱青的改變，固然起源於戰亂喪夫的慘痛經驗，但年歲的增加，亦為基本因素。戰亂喪夫這種事，如果換個環境，便可避免；但沒有一人能够阻止歲月逐漸蝕損我們少年時期的敏銳靈性。現在的朱青，雖然「全不像個三十來歲的婦人」，雖然「歲月在她的臉上好像刻不下痕跡來了似的」，但她畢竟不能再是一個十八、九歲的黃花閨女。同樣與年輕空軍交往，她以前天真，不懂事，處處需要郭軫照顧；現在却負着年歲無形的包袱，不得不以「大姐」自居自稱了。

昔日的朱青和今日的朱青，固成強烈之對比，郭軫和小顧二人，也形成相當的對比。小顧是朱青在臺北的情人，乍看起來，他和郭軫很相似：同是年輕空軍，也長得體面，後來也同樣墜機身亡。但這兩人在實質上非常不同。郭軫「英氣勃勃」，對前途滿懷希望，由於「心性極為高強……不免有點自負」。他是一個身心健全的，有點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（譬如追

求朱青時，他居然駕飛機到金陵女中上空打轉子，終於被記過）。他愛朱青，要保護她，照顧她。至於小顧，却完全沒有郭軫的氣魄。他很可能和郭軫當時的年齡相仿，但因間隔一、二十年，與朱青相對而論，當然只得向人說是「乾弟弟」了。以前是郭軫照顧朱青，現在小顧却由朱青照顧。他不但不自負，而且相當畏縮，「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時候，小顧一逕跟在她身後，替她搬挪桌椅，聽她指揮」。他雖是個飛行員，而且長得茁壯，却不喜戶外活動，只喜歡閉門搓麻將（「朱青告訴我說，小顧什麼都不愛，唯獨喜愛這幾張」）。這種閉塞的性格，加上他與年長女人發生關係之事實，都指示出他的身心並不十分健康。也難怪「劉驢包」要說：

「小顧，快點多吃些，你們大姐燉鷄來補你」。

「一把青」的故事背景，從前與現在，亦成明顯的對比。朱青與郭軫的戀愛，發生地點是抗日勝利後的中華民國首都——南京。喪夫之後的朱青，則住在大陸淪陷後的中華民國首都——臺北。在這裏，雖然

空軍眷屬區也和從前一樣，叫做「仁愛東村」；雖然空軍裏的康樂活動「並不輸於在南京時那麼頻繁，今天平劇，明天舞蹈」，但臺北怎樣也不比「那六朝金粉的京都，到處的古跡，到處的繁華，一派帝王氣象」。戰後的南京，是小空軍的天下，他們充滿朝氣，無拘無束，趾高氣揚，「手上挽了個衣着入時的小姐，瀟瀟洒洒，搖曳而過。談戀愛——個個單身的飛行員都在談戀愛」。在臺北，空軍則擠在新生社聽靡靡之音，或像朱青的那些「空軍小夥子」，專喜與異性胡鬧說風話，關起門來打麻將。以前在南京，戰事一旦爆發，飛行員立刻被調遣，上戰場，在砲火中為國捐軀。如今，在臺北，由於「這些年來，日子太平，容易打發」，那些「穿了藍色制服的小空軍」，無用武之地，只得在遊藝晚會裏「拿了煙頭燒得那些汽球砰砰嘖嘖炸一頓，於是一些女人便趁勢尖叫起來」。

在背景佈設方面，白先勇的「對比」手法，固然主要用在南京與臺北之對比，然而，除此之外，就是在單一佈景的描繪中，白先勇亦十分擅長將「情」與「景」做強烈對照，到令人感喟的反諷效果。一個好

例子即郭軫被調離南京時，師娘去探望朱青的那兩段描寫。朱青傷心悲痛，歪倒在床上，「只有哽咽的份兒」，「滿面青黃，眼睛腫得睜了起來，看着愈加瘦弱了」。然而她穿着的，却是「新婚的艷色絲旗袍」，壓蓋着的，是「一床繡滿五彩鴛鴦的絲被」。當時，「房子外頭不斷地還有大卡車和吉普車在拖拉行李，鐵鏈鐵條撞擊的聲音，非常刺耳，村子裏的人正陸續啓程上路，時而女人尖叫，時而小孩啼哭，顯得十分惶亂」。但與這種惶亂局面對照的，却是眼前喜氣洋洋的新房：新粉刷的牆，新窗簾窗幔，「桌子椅子上堆滿了紅紅綠綠的賀禮〔與街上拖拉之行李相對〕，有些包裹尚未拆封。桌子跟下却圍着一轉花籃，那些玫瑰劍蘭的花苞兒開得十分新鮮，連鳳尾草也是碧綠的〔與朱青的青黃面色相對〕。牆上那些喜幛也沒有收去」。而那塊烏木燙金寫着「白頭偕老」的喜匾，對於這個剛剛新婚就將永遠失去心愛丈夫的朱青，是何等辛酸的諷刺！

「一把青」的情節發展，前後可以對比對照的地方，實在不少。白先勇在全篇上、下兩節中，安排下

一些類似的景場或事件，而以朱青前後大異的表現與反應，來襯現她今昔的不同。譬如在南京時，師娘第一次和朱青見面，一起吃飯談話的情況，便和她們兩人在臺北重逢，首次一同吃飯談話的情況，大異其趣。少女時期的朱青，由於過度羞怯，簡直像個啞吧：「一頓飯下來，我怎麼逗她，她都不大答得上腔來」。她靦腆得手足失措，必須由郭軫在旁「一忽兒替她拈菜，一忽兒替她斟茶」。然而在臺重逢後，她首次邀師娘到家裏吃飯，當場却和幾個空軍小夥子胡鬧，稱呼人「劉騷包」「鷄和大王」等粗野綽號，說着「教你們輸得當了褲子才准離開」等俚俗言語。吃飯時，朱青端出一盆「熱氣騰騰的『隻大肥母鷄』」，姓劉的說了一句調皮話，朱青便「抓起了茶几上一頂船形軍帽，迎着姓劉的兜頭便打，姓劉的便抱了頭繞着桌子竄逃起來」。姓王的也加入打趣，朱青「笑得彎了腰」，咬牙恨道：

「兩個小挨刀的，誣了大姐的鷄湯，居然還吃起大姐的豆腐來！」

在這個場景之前，雖然先有朱青在新生社演唱流行歌的一幕，使敘述者與讀者對朱青改變之事實有所準備，但吃這頓飯時朱青的言語舉動，和南京首次見面吃飯時的情景一比，還是令人十分震驚。而朱青却笑道：「今天要不是師娘在這裏，我就要說出好話來了。」暗示着她這天的胡鬧，還算是比較規矩的呢！

「一把青」情節中，最主要的對比，當然就是朱青對於郭軫、小顧二人墮機身亡事實的前後不同之反應。首先，我也想提一下，就這二次墮機事件本身而言，看起來好像是完全相同的兩回事，但本質上却有一大不同：郭軫的飛行失事，發生在戰爭中，他是為國殉命。小顧的飛行失事，發生在桃園飛機場上，只是一個意外，一個不具任何歷史，悲劇含義的意外。

當朱青得到郭軫在徐州出事的消息，她「便抱了郭軫一套制服，往村外跑去，一邊跑一邊嚎哭，口口聲聲要去找郭軫。有人攔她，她便亂踢亂打，剛跑出村口，便一頭撞在一根鐵電線桿上，額頭上碰了一個大洞」。師娘給她灌薑湯的時候，「她的一張臉像是劃破了魚肚皮，一塊白，一塊紅，血汗斑斑。她的眼

睛睜得老大，目光却是散渙的。她沒有哭泣，可是兩片發青的嘴唇却一直開合着，喉頭不斷發出一陣陣尖細的聲音，好像一隻瞎耗子被人踩得發出吱吱的慘叫來一般」。之後她在床上病了許久，若非好心的師娘細心照顧，大概也無法活在人間的了。隨着郭軫的死亡，她的靈魂也死了，剩下的，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空殼。難怪她顛瘋癲癲掙扎冷笑道：「……他倒好，轟地一下便沒了——我也死了，可是我却還有知覺呢。」

對於小顧的失事身亡，朱青的反應就完全不同。師娘從一品香老板娘得知這項消息，兩人一同乘三輪車來朱青家探望時，「按了半天鈴，沒有人來開門。」讀到這裏，我們雖然明知朱青已經改變，仍不禁閃過一念：難道和以前一樣，又尋短見去了？但，不一會兒，却聽見朱青隔着窗子叫她們進來。

我們推開門，走上她客廳裏，却看見原來朱青正坐在窗臺上，穿了一身粉紅色的綢睡衣，撈起了褲管蹣跚起腳，在腳指甲上塗蔻丹，一頭的髮捲子也沒有卸下來。她見了我們抬起頭笑道：

「我早就看見你們兩個了，指甲油沒乾，不好穿鞋子走出去開門，叫你們好等——你們來得正好，晌午我才燉了一大鍋糖醋蹄子，正愁沒人來吃。回頭對門余奶奶來還毛線針，我們四個人正好湊一桌麻將。」

接着她就到廚房，忙着炒菜做吃的，預備快快大家吃了，「起碼還有廿四圈好搓」。她倒也向師娘提了一下小顧身亡之事，並說她已把他的骨灰運到碧潭公墓下葬。但她說得那樣平淡無奇，好像在敘述一件日常瑣事。

緊接着，便是一段朱青容貌的描寫：「還是異樣的年輕朗爽……她的雙頰豐腴了，肌膚也緊滑了」。這和當年郭軫去世後她「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頭，面皮死灰，眼睛凹成了兩個大窟窿」，真是遙遙相對。當年，由於哀慟生病，「朱青整天睡在床上，也不說話，也不吃東西。每天都由我強灌她一點湯水」。而現在，小顧剛死，她却能照着日常習慣捲頭髮，塗蔻丹；不但需要別人餵她飲食，反而還有心情燉糖醋蹄子，炒麻婆豆腐，（讀者可玩味一下此二菜名的暗

示含義），自己吃，也請別人吃。以前是血是淚，是傾軋靈魂的痛苦；現在是笑是吃，是麻木不仁的作樂。在師娘和一品香老板娘來探望朱青的那最後一幕裏，朱青確實是一直笑着的（「她見了我們抬起頭笑道」，「笑着說道」，「朱青笑道」，「朱青不停的笑着」）。

以前，郭軫隨着隊伍被調離南京後，師娘爲了開導朱青，使她認清一下空軍太太必耽之風險，告知了她一些眷屬區裏朋友的身世：周太太已嫁了四次，四個丈夫都屬同一小隊，一個死了託一個，這麼輪下來。徐太太的先生原是她小叔，哥哥歿了，弟弟頂替。

「可是她們看着還有說有笑的，」朱青望着我滿面疑惑。

「我的姑娘，」我笑道，「不笑難道叫她們哭不成？要哭，也不等到現在了。」

當時，她那樣愛戀着郭軫，我們只要看她墊起腳洗窗戶，手裏「揪住一塊大抹布揮來揮去，全身的勁都使出來了似的」，期待渴盼和郭軫再會一面的模樣

，就能感覺到她的心之專，意之專。這樣的朱青，當然無法瞭解師娘的「開導」。然而，經歷了喪夫慘劇的朱青，增加了一把年紀的朱青，到底做到了她原以為不可能的事。而且做得比誰都徹底，比誰都「有說有笑」（真的，要哭也不等到現在了）。難怪師娘覺得「雖然我比朱青還大了一大把年紀，可是我已經找不出甚麼話來可以開導她的了」。

在南京，師娘嘗試開導朱青，教她做菜，織毛衣。亦曾教她玩幾張麻將牌：

「這個玩意兒是萬靈藥，」我對她笑着說道，「有心事，坐上桌子，紅中白板一混，什麼都忘了。」

這些教導，當時沒生效，絲毫未能排解她思念郭軫的心情。但十幾年後，住在臺北的朱青，居然青出於藍：她變得很會做菜請客。她提到「余太太來還毛線針」，可見她也很會織毛衣了。但最令人注意的，每次朱青邀師娘到她家，從不提往事，「我們見了面總是忙着搓麻將」。搓麻將，真個是「萬靈藥」：剛剛

埋葬了小顧的朱青，對着面前堆到鼻尖的籌碼，不停地笑着，樂於自己「運氣這麼好」，而笑道：「今天我的風頭又要來。」這種虛表的無謂歡樂，與心靈麻木死亡的悲慘事實，互相對比，是何等令人惋嘆的諷刺！而朱青，在麻將桌上，習慣性地反覆哼唱的「東山一把青」：

暖呀暖呀呀，
郎呀，採花兒要趁早哪——

固然只是一首俗不可耐的流行歌曲，却反映出今日朱青「得樂且樂」的人生態度，以及作者視野中臺灣當前的社會情緒。但有一點，若非作者存心使然，則亦是對作者的一種諷刺：即這歌詞，縱使庸俗不堪，却也不無包含作者自己「時光流逝，一去不返」的最終旨意。

「一把青」這篇小說，是採用師娘的觀點，以第一人稱寫成的。師娘這一角色的主要功能，固然在於敘述朱青的故事始末，我們却不能忽略她本身在小說

情節裏的地位。她既是個懷有同情心的旁觀者，也是推動故事的要人之一。作者借她的眼睛觀看，借她的口吻敘述，一方面傳達出第一人稱小說較易引起的親切感，另一方面却又保持了作者自己與小說人物的距離，而不失客觀。

師娘和朱青兩個人，也是一個很好的對比。首先，我們注意到，這二人的身世背景有許多相似處：兩人都是空軍太太，兩人都死了丈夫，兩人都先住南京，後住臺北。可是，朱青前後判若兩人，而師娘，雖然也讓十幾年的歲月「灑了一頭霜」，本質上，性格上，却前後一致，完全沒有改變。她自始就是一個好心腸，有人情味，有同情心的平凡女人，早就認清空軍太太必耽之風險，並學會以打麻將，織毛衣等方式來「自衛」，所以能够不受大傷地接受命運的打擊。她的人情溫暖，可從她當年對郭軫、朱青的照顧，與今日帶李家女兒參加新生社遊藝會等的細節，看得出來。她缺乏往日朱青所兼具的那種敏感，却也沒有今日朱青所表現的那種麻木。以朱青比師娘，即是以「變」比「不變」，以「極端」比「中庸」。作者憑着前後一致的師娘觀點，細察描繪前後大異的朱青，相

對之下，效果大增。又因這兩人的背景遭遇原很近似，更烘托出朱青故事的悲劇性。

最後，讓我們看看白先勇如何在全文的骨架結構上，運用對比的技巧。「臺北人」裏的每一篇，雖然都有今昔對比的中心主題，但沒一篇像「一把青」這樣，清清楚楚地劃分為上下二節；上節敘述過去在南京的事，下節敘述現在在臺北的事。兩節的界線，當然，就是大陸之淪陷。主要由於全文結構上的這種明顯界分，使這篇小說裏今與昔之對比（個人方面，國家方面，社會方面），特別清晰，乾脆，毫不曖昧混淆，轉彎抹角。也因此，「一把青」是「臺北人」諸篇中，比較容易瞭解的一篇。

另一點，我也順便提一下。白先勇把「一把青」分為前後二節，為什麼不用「一」、「二」，而用「上」、「下」？上與下，二字相對。上，使人想起上山坡，步步艱難。下，使人想起下山坡，容易得很。但這可能只是巧合，不一定是作者存心，所以玩味一下，也就不去深究了。